

#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 第三回 誤傷兄冤家訂姻緣 錯聽信仇人施詭計

花雲平被賊人用毒藥鏢打傷之後，被一個女子把他救到了房中，把傷治好。花雲平連連感謝：「多謝小姐救命之恩。」姑娘望著花雲平說：「你就不問問我是誰嗎？」

「啊，我倒忘記問小姐的尊姓大名了。」

「我姓陳。叫陳清秋。花壯士，既已到此，不必慌忙，且多休息一會兒。」正說話的工夫，聽院裡有動靜，外頭有人推門，「妹妹，開門哪。」「喲，我大哥回來了。」姑娘趕緊到了外間屋，給她大哥開門。她大哥進來了。

「妹妹，你剛才跟誰說話呢？」

「哥哥，我……我沒跟誰說話呀，是我自己自言自語。」

「噢，妹妹，你給我炒個菜，燙一壺酒，我吃完了還有事。」

「哥哥，那你到西屋裡歇著吧。」

「嗯，怎麼今天還特指出讓我西屋歇著，東屋怎麼的啦？有私弊嘛？」

「哥哥，你別胡說，我是個女孩子家，我東屋裡有什麼私弊？」

說著話，她大哥抽冷子用手一挑東屋門簾，「啊，花雲平！」他一眼就看見花雲平了，花雲平也看見他了。這小子不是別人，正是大相國寺撈場子買藥的那個人。花雲平剛想去拿刀，因為這個刀被姑娘給放到了躺櫃上了，他得站起身才能夠著。雲平還沒等站起來呢，這個小子把單刀已經亮出，一縱身，人到刀到，要是手舉刀落，雲平的腦袋可就得掉。這個刀剛舉起來，陳清秋在後邊喊一聲：「哥哥，你幹什麼？」她看喊是沒用了，在後邊一抬腳，「當——」一個掃堂腿，「咕咚」把她大哥就踢倒下了；「噲啣」刀就扔了。姑娘這一腿是應急措施，為了制止她大哥殺人，可沒想到她大哥倒下之後，再沒動，仔細看翻著白眼，咧著嘴，已經絕氣身亡。這是怎麼回事？因為靠牆犄角那兒有一個壓藥碾子，她大哥一倒，太巧了，後腦海正好碰到藥碾子那個鐵尖上，給撞了一個大窟窿，所以，她大哥當時就死了。

姑娘這個時候哇，兩眼發直，就像木雕泥塑的一樣，半天沒說話。過了一會兒的工夫，姑娘撲跪在大哥的屍體前面，放聲大哭：「大哥呀，我對不起你！沒想到我這一腿就要了你的命了，哥哥，你不能死啊，哥哥呀全怪我呀。」姑娘這個哭哇。她哭著哭著忽然站起身來，由牆上摘下這口柳葉單刀，把刀擔到自己的粉頸之上。「哥哥，妹妹誤傷了你，我跟你一起去吧，我二哥知道一定跟我翻臉，他絕不會輕饒我。哥哥呀，你頭前帶路，妹妹我也去了！」說到這姑娘柳眉一豎，雙手緊抓刀柄……這個刀在脖子上要是一使勁，一拉，這腦袋可就掉啦。姑娘雙手把刀剛要往裡拉，花雲平趕快來到跟前，「嘍——」用兩隻手把姑娘的手腕子就給抓住了，「小姐，你可不能尋短見！小姐，你為我誤傷了你的大哥，應該我替抵償，你怎麼也不能死！」

花雲平這兩隻手往姑娘手腕子上這麼一抓呀，就像一股暖流，「吱——」的一下子就鑽到姑娘的心裡頭去了……

花雲平把刀給拿下來，然後單刀入鞘。說：「小姐，人死不能復生，不要過於悲傷，你快冷靜一會兒，坐下歇一歇。」

姑娘一邊抽泣一邊說：「別看我大哥他走了邪路，當了賊，可我們畢竟是一奶同胞，他對我還是不錯的。我二哥最凶狠，一定得和我翻臉，我現在是一個孤身女子，舉目無親，低頭無故，叫我可怎麼辦哪！」

花雲平說：「請問你兩個哥哥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大哥叫陳鷹，二哥叫陳鵬。」

「他們經常出入太師府嗎？你知道嗎？」

「聽說有這樣的事，但是去幹什麼，他們瞞著我。」

「那麼，你聽他們說過九龍珍珠冠的事嗎？」

「咳！什麼珍珠冠不珍珠冠的，這些事情與我無關，我也不問，事到如今，我誤傷胞兄，生無依靠，不如一死。」

說到這裡姑娘又要去拔刀出鞘，花雲平再次抓住姑娘的手腕說：「小姐，何談生無依靠，憑你這身本事，何不棄暗投明，歸順了我們？」

姑娘聽到這裡臉上露出希望的神色說：「只是我隻身一人投靠你們，依靠哪個？」

花雲平聽到這句話說：「這個，你依靠……小姐，你就依靠我吧！」花雲平這句話出口，本來是不包含更多的意思，可是姑娘臉一紅說：「要是這樣，我可有些高攀不上，屈尊了花公子。」花雲平一聽，怎麼，還高攀不上，他意識到自己這句話說的有毛病，讓姑娘誤會了，可又一想，姑娘為救我的命，誤傷了她哥哥的命，已是對我有救命之恩，更何況這位姑娘容貌出眾，言語不俗，在她無處投身的時候，我應該伸手相助，就是委身於我，我也應承其真情，受其燕好。想到這裡，花雲平說：

「小姐，不要這麼說，你對我的恩情，我終生報答不了。咱倆這件事，得等我回去和幾個兄弟商議一下，尤其是得和狀元談談，他們只要同意，我就來接你。」

姑娘說：「好吧！既然如此，我就把今後的命運交給你，你現在馬上回去去說，我在這等你，不知以何為信物呢？」

花雲平說：「我身上沒有什麼細軟的東西，我給小姐留下什麼東西能作為表記呢？……好，就把這鏢囊留給你吧！」花雲平把鏢囊就給姑娘留下了。

花雲平辭別了小姐，回到了狀元府。哥幾個呀，都急壞了，天都快半夜了，怎麼雲平還沒回來呀？一看花雲平回來，大伙都高興：「老七哇，你回來了，可把哥哥急完了！」

大哥、二哥趕緊過來拉住雲平問長問短……狀元周景龍說：「花哥哥，你到哪兒去了？怎麼才回來呀？」

花雲平說：「我被當賊的就是撈場子那個賊人打了一毒藥鏢，我當時就昏倒過去了。多虧一位穿白的姑娘，把我救在她的房中，刮骨療毒，給我治好了傷痕。我這才趕回來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你沒問問那姑娘叫什麼名字嗎？」

「那個，我倒沒……唉，沒……沒問。因為男女授受不親，我是四品都尉，應該說官不到民宅，可是，她給我治了傷，我得趕快離開。不過，狀元，我跟你說明一下，這個女子倒是不壞，不過聽她說她的哥哥行為都不太端正，一個叫陳鷹，一個叫陳鵬，說是什麼相國寺撈場子那個人可能也是她的哥哥。」

花雲平這是試探的口氣，他沒敢說實話。他想引出大伙對姑娘的諒解之後，才露自己的事，可阮英他們都恨透了這幫賊人啦。花雲平話還沒說完哪，阮英把眼眉就立起來了。「花哥哥，照你這麼說，這丫頭一定也是個女響馬！既然是當賊的妹妹，也不能是好人。當然啦，給我哥哥把傷治好，可能你也沒有暴露你的身份，她也不知道你是什麼人，我看哪，這一定是響馬的窩巢。咱們馬上調軍兵包圍這個丫頭的院落，把這個女響馬拿來，準能追出其他響馬的下落，珍珠冠也會到手，對這女子我們可以酌情處理。眾位弟兄們，馬上行動。」

花雲平聽到這話，再一看大伙這情緒，什麼話也沒敢再說。

唐鐵牛在旁邊還直嘔咕：「老七哇，這丫頭怎麼給你治傷呢？是不是看你長得漂亮，要是三哥我這個模樣，姥姥不親，舅舅不愛，舅母見了踹三腳，她保證不能管我。」

「三哥，你瞎扯些什麼哪？根本就沒有別的事兒。」

「我沒說有什麼事兒。」

阮英說：「別囉嗦了，快做準備！」

當下阮英點齊一百軍卒，除了尉遲霄，孔生跟狀元周景龍在家之外，其他別的弟兄都離開了狀元府。花雲平只好領路，天剛破曉，就來到了陳清秋的家。

「來呀，把小院團團圍住了！」

阮英一聲命令，就把小院給包圍了。哥幾個全跳進天井當院，一看東西屋裡全點著燈，阮英一壓單刀，衝著屋裡頭嚷道：「女響馬，你趕緊出來伏綁，免去麻煩，不然，宅院已被包圍，休想逃命！」周圍眾人一齊吶喊……

姑娘啊，現在已經求鄰人用棺材把哥哥盛殮起來，在西屋裡停好，頭前還擺了一些供品。姑娘看著棺材正哭了半宿，正昏昏欲睡的時候，忽聽見外頭人聲騷動，有人一嚷，她趕緊來到東屋，把蠟燈吹滅，問了一聲：「外頭什麼人？」

「狀元府的，來抓差辦案的。」

姑娘一聽這句話，這眼淚像斷線的珍珠，叭嗒叭嗒往前胸直掉，她一咬銀牙暗說：「姓花的，你好狠毒，你願不願意不要緊，你不該騙我呀。帶領官兵來拿我口口聲聲罵我是女響馬，看來這是我以真情換假意，癡女偏遇負心郎。」姑娘一想，今天晚上我就跟你們拼啦！小姐由打旁邊拿過一條香羅帶，把腰繫好，又拿出一個手帕來，把自己的一把鬆辮子在頭上盤緊，用白綢子手絹把頭罩好。牆上摘下這口柳葉單刀，肋下掛上鏢囊。姑娘抽刀在手就來到了外頭，一抓門環兒。其實門口哇，已經埋伏好了幾個人了，一出來就把姑娘抓住。可是這姑娘有經驗，她把門環往手裡一抓，「嘩啦」往懷裡一帶，「咔嚓」這門又關上了，第二下一帶門姑娘才出來，就是有人想用刀剝她，你頭一下下去了，姑娘第二下開門、蹦出來，你把姑娘也怎麼樣不了。

姑娘一縱身，來到院中。這時候大門開了，官軍們也進來了好幾十個，連「小八義」這哥幾個把姑娘團團包圍。花雲平哪，這時候有點落後了，他覺得不好意思見姑娘啊。花雲平想，等把這姑娘拿住之後，我再想辦法救她，向狀元說明實情吧！姑娘此時柳眉倒立，杏眼圓睜，緊咬銀牙，一擺柳葉單刀，向周圍說：

「狀元府的，你們聽著！我犯病的不吃，犯法的不做，我是一名好人家的兒女，你們不要血口噴人！誰是女響馬？你們不要錯抓了好人！」

阮英說：「不管怎麼樣，到了我們狀元府裡再見分曉，好壞自有公論。」

姑娘說：「我決不能再受你們的騙了，你們都是黑心肝的人。」

阮英說：「如不服綁，我們可就不客氣了，上！」

眾人往上一衝，姑娘擺開這口柳葉單刀，殺前顧後，殺左顧右，這單刀上下翻飛，動作靈活，姑娘的武藝確非尋常。姑娘心想，我不能跟他們久戰了，周圍人多勢眾，三拳難擋四手，強狼難敵眾犬，時間長了，我就要吃虧了，天也快亮了。姑娘用單刀衝南邊連剝了幾刀，把單刀交在左手，右手從兜囊裡掏出一個白綢子手帕，「啪」這手帕一抖，當時就倒下四、五個。

姑娘拿出來的這個東西叫「迷魂手帕」，當人一抖，散出一股香氣兒，聞著的就躺下。這幫人倒下了，姑娘一縱身，「噌——」由南邊殺出一條道來，縱身上了牆頭。軍卒們喊：「阮將軍，這女響馬跑了！」

阮英說：「不能叫她跑了，包圍著追，一定要把女響馬抓回來！」

「是！」「嘩——」

阮英派出的手下的軍卒和他的弟兄們，一直追到天近晌午了，也沒把姑娘抓住。阮英正要準備回狀元府，忽見狀元府的一名家丁，騎快馬來到，「阮招討使，狀元沒到這兒來嗎？」

「嗯，狀元？狀元不在府中嗎？」

「是呀，大爺、二爺保護狀元在府中，可是，他聽說你們這兒沒抓住女響馬，狀元不放心，跟著二位爺他們出來了。」

「走了多半天了？」

「他們早就出來了，天到晌午沒回去，我們不放心，所以到這兒打聽打聽。」

「哎喲！」阮英一聽，可壞了，兩哥哥傻呵呵的跟著狀元出來，非出事不可呀！快找狀元。阮英立刻吩咐找周景龍和大哥、二哥。

怎麼回事呢？尉遲霄、孔生在府中啊，就等阮英的消息，一聽說沒抓住女響馬，正好用人的時候，我們倆人在府裡算怎麼回事呀？說：「狀元兄弟，我們幫忙去啦！」周景龍哪能放心放他倆出去呀？因為這哥倆有點少心眼呀。周景龍說：「要不然咱們三個人一塊出去，別穿官服化裝而行。」「好，就這麼辦，快去。」於是三個人改扮裝束，大哥、二哥就是平民百姓一般人的穿戴，周景龍呢？扮成一個出家的老道。他們三個人由打後邊的角門就出來了。出來狀元府，周景龍說：「忘了問報事的具體地點了。」孔生說：「聽說南門外，往南走沒錯，不行咱就打聽。」周景龍說：「二位哥哥在後邊跟著，你們一定不能離我太遠。」

周景龍在前邊走，他們溜溜達達的就出了南門了。順大街走出不算太遠，一看前面有一個院子，院大門開著，裡頭有一幫人哪，正早晨起來練工夫呢？幾個人正舉石礮子呢。你舉幾個，他舉幾個，裡頭大伙直起鬨，還鼓掌直笑。練武藝的人哪，都好勝。尉遲霄、孔生啊就進來了：「嘿，咱玩玩行嗎？」

「哎呀，看你這個頭，力氣小不了，行啊，玩玩吧。」

這些個小子呀，是幹什麼的？這可不是一般的人。朝裡有四大奸黨：高俅、楊戩、童貫、蔡京，這是高俅手下的人。高俅他有一個兒子，人送外號粉面金剛，叫高登。惡奴打手有二百多，表面上是高登的土地，實質上是幫他為非作歹，欺男霸女的一伙幫兇，這個院兒，就是這幫惡奴的訓練點兒，每天這二百多人就在這訓練，今天他們練功的時候，尉遲霄、孔生正趕上。

「那行啊，來，過來試一試吧。」

「試試，試試。我看這玩意兒有多重，老二，你先站會兒啊。」尉遲霄到了跟前，把這石礮子拿起來用手掂量了掂量，「嘿呀，才這麼沉呀，也就像個燒火棍子似的。」

「燒火棍子有這麼沉嗎？」

「嘿，說傘了點，反正不算重。」

他把石礮子就放下了，尉遲霄用腳在石礮子上來回一搓，「突——啪——」用腳背就給踢起來了，踢上去有一丈多高。

「嘯！」尉遲霄再給接住了，「來，咱們給你玩個花……花樣。」尉遲霄拿著這個石礮子就練上了。啪！——「這叫什麼，明白嗎？這叫蘇秦背劍。」嘯！——「這叫張飛騙馬。」撲楞又起來了，「咱們來個老媽兒紡線。」石礮子圍他轉了幾個圈，登！——又把它托住了，「啪啪啪」前後練了半天，「撲通」放那兒了，「怎麼樣？」

「好，好啊！真有力氣，練的也不錯。」

「行了，行了。練的不錯，你們知道也就行了，老二，你還露一手嗎？」

「大哥，光你露不讓我露對勁兒嗎？我也練練。」

周景龍在外頭急的心裡說：「咱們出來是來辦事的，他們倆跑裡頭玩上了。」正這工夫，由打旁邊來一個莊稼小伙子，也就二十幾歲，來到周景龍的跟前：「道爺，您會看陰陽宅子不會看？我想請你給我看看陰陽宅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對不起，今天貧道有事，改日再給你看吧！」

「您有什麼事？」

「我要去到官兵們抓響馬的地方去。」

這小伙子說：「噢！你要去那兒啊！您知道在哪嗎？」

周景龍說：「正要打聽打聽。」

小伙子說：「嘿！我剛從那來，我領您去，就在前邊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如此說來，有勞了。」

「沒什麼。」小伙子頭前走，周景龍隨後跟，臨走時衝著尉遲霄、孔生喊了一聲：「快走吧！」尉遲霄答應了一聲，沒動地方，他等孔生表演哪！周景龍跟著這個小伙子就往南走下來了。出街口走出半里多地兒，前邊有片樹林兒，周景龍說：「在哪兒？」

「過了樹林就是。」

周景龍回頭看看那二位還沒來，心想過來樹林兒就到了，我也不等他們了，周景龍跟著小伙子進了樹林了，一進樹林兒，這個人臉就變了。這小子把褲腿兒往上一擰，由打裏腿上抽下一把牛耳尖刀，這個到用紅繩綁著刀把，是明光鉅亮。「姓陳的，你是狀元陳景龍，我告訴你，實不相瞞，人送我外號叫鐵刺蝟，名字叫劉力，我是奉人差使總想殺你，沒得下手，今天在這兒，這叫巧遇。姓陳的，你死了不要恨我，這是前生前世你該我這條命，我本想把你帶走，可好似恐怕目標太大，我把你腦袋交上去，就是我的首功一件。姓陳的，還有說的嗎？」

周景龍倒退好幾步，就靠到樹上了，「你，你不要無禮，我是個出家之人。」

「哈哈，你是出家之人？我告訴你，你扒下皮連骨頭我都能認識，你就是狀元陳景龍。」

周景龍還想再解釋，只見這小子把牛耳尖刀往上一舉，「姓陳的，廢話別說，咱們來個痛快的。」撲！——咕咚——死了。周景龍心裡合計呀：完了，我死了。